

目 录

前言·····	本刊编辑部	(1)
鲁迅书信摘抄·····		(1)
鲁迅先生喜爱茫父艺术·····	邓云乡	(2)
《铜刻艺术》·····		(7)
郑振铎论姚华艺术·····		(8)
郭沫若论姚华颖拓·····		(10)
陈师曾论姚华·····		(11)
陈叔通论姚华·····		(18)
祝姚茫父五十寿诗·····	梁启超	(21)
《莲华龢书画集》序·····	郑天挺	(23)
马叔伦、林志钧、邵裴子论姚华艺术·····		(24)
严修、黄齐生、陈汉第、喻剑华、伦哲如、郭味蕖、 陈恒安、李独清、吴心谷、何宾笙论姚华·····		(27)
姚茫父诗悼刘和珍·····	姜德明	(31)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忆茫父·····		(33)
忆我的老师姚茫父先生·····	刘寄踪	(36)
许地山夫人周俟松忆茫老·····		(37)
※ ※ ※		
《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三条·····	上海辞书出版社	(39)
评介姚华文集《弗堂类稿》·····	张舜徽	(40)
《弗堂类稿》序·····	王伯群	(41)

《弗堂类稿》跋·····	(42)
《五言飞鸟集》序·····	叶恭绰(43)
《五言飞鸟集》序·····	徐志摩(44)
附徐志摩的一封信·····	(48)
姚茫父的《五言飞鸟集》·····	姜德明(49)
《黔南丛书·弗堂词》跋·····	杨恩元(51)
《萋萋曲定》序·····	卢 前(53)
词曲名家姚重光·····	王燕玉(55)
萋萋技进 且待传衣·····	邓见宽(66)
附陈朗《沁园春》·····	(72)
清新流丽的诗风·····	李建国(74)
姚华悼方舟烈士的两首诗·····	朱崇寅(82)
※ ※ ※	
艺林轶闻·····	郑逸梅(97)
《姚茫父书画集》序·····	刘海粟(86)
附征集姚茫父书画作品整理北京各界的反映·····	(89)
姚茫父画论前言·····	邓见宽(96)
破前人藩篱以自立·····	邓见宽(98)
意在笔先 不囿一格·····	邓见宽(100)
附：香港《大公报》载张樾丞《近代印人传》 ·····	马国权撰(102)
水中皓月 镜底名花 ——评述姚茫父颖拓艺术·····	趙 湜(104)
※ ※ ※	
《书适》代序·····	郑天挺(111)
附《访郑天挺教授》·····	载《贵州日报》(111)

《书适》前言·····	人民出版社(113)
姚茫父的书·····	雷梦水(124)
《花随人圣盦忆论茫父》八则·····	上海古籍出版社(126)
《弗堂弟子记》(选)·····	郑天挺等(140)
※ ※ ※	
姚茫父先生传·····	桂诗成(198)
贵阳姚茫父墓志铭·····	周大烈(200)
姚君碑·····	邵 章(202)
姚华家系简述·····	(203)
兴义笔山书院历届山长姓名录·····	(204)
鲁迅珍藏有关女师大史料·····	(205)
中央美术学院前身·····	(209)
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史料·····	(211)
※ ※ ※	
编 后·····	(214)

鲁迅书信摘抄

.....

书名。曰《北平笺谱》或《北京笺图》如何？

编次。看样本，大略有三大类。仿古，一也；取古人小画，宜于笺纸者用之，如戴醇士、黄瘦瓢、赵撝叔、〔戴醇士（1801—1860），名熙，字鹿床，号醇士，浙江钱塘人，清朝道光进士，著名画家。黄瘦瓢（1687—？）名慎，字恭懋，号瘦瓢山人，福建宁化人，侨居扬州，清初画家中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赵撝叔，参看《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注3。〕无名氏罗汉，二也；特请人为笺作画，三也。后者先则有光绪间之李毓如，伯禾，锡玲，李伯霖〔李毓如、伯禾（戴伯和）、锡玲（刘锡玲）、李伯霖等，都是清末光绪、宣统间为北京南纸店作画笺的人，他们所作大都是谐俗的取意吉祥或花果一类的画。〕宣统末之林琴南，但大盛则在民国四、五年后之师曾、茫父〔茫父，即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父，贵州贵筑人，清朝光绪时进士，书画家。〕……时代。编次似可用此法，而以最近之“壬申”，“癸酉”笺〔“壬申”（1932）、“癸酉”（1933）笺，齐白石等人合作，北京荣宝斋刻。〕殿之。

（原载《鲁迅书信·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致西谛》）

（注）着重号为编者所加。

鲁迅先生喜爱茫父艺术

邓 云 乡

……清秘阁，鲁迅先生在京时买过它不少东西。前面说过，在它那里不但常买信纸、信封等，还订购过林琴南的册页。这是一家大店，店址在西琉璃厂中间路南，高台阶，五开间门面，墨地金字大匾，是蒙古旗书家阿克敦布写的，脱胎于欧阳率更的九成宫和化度寺碑，挺秀妩媚，潇洒紧严，兼而有之，店面是很神气的。不过店虽然很大，却也不能保证不作假。记得在七七事变前几年，家中有三个旧扇面，两个是林琴南、姚茫父画的，一个是樊樊山写的，想再配一个裱成四个镜框心子，便到清秘阁订了一个清代最末一科状元刘春霖老先生的。当时我还在求学时期，正好和刘老先生的孙子同学，取回来后，家中大人让拿去问问，结果问下来之后，却原来是假的。便去找纸店，清秘阁自然老实承认了，说是店中一位伙友仿的。并致歉意，说愿意退钱，只希望少收一点钱，作为辛苦钱，这事也就算了。因为这种事在琉璃厂是经常碰到的，大家也都不当回事。其实平心而论，那扇面写得也很不错，只是他不出名，不能靠自己的名字来卖字，所以只好假造状元的字来卖钱了。当时琉璃厂南纸店、书画铺中的伙友，因为经常接触书家、画家，店中可供观摩的名家作品又多，耳熏目染，一般都能写两笔、画两笔，天

份高的，专门摹仿某家的作品，再盖上仿刻的假图章，便似虎贲中郎，可以乱真。好在上社会上慕虚名的耳食之徒多，真正懂行的又能有几个，因而琉璃厂的假书、假画，也就汗牛充栋了。至于鲁迅先生发现的那种在同行之间剽窃版权的事，虽然不熟悉详情，不能确切地说，但估计也还不会太少，也绝不只是清秘阁所独有的。

除去古玩铺，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墨盒图章铺。丁巳（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记道：

托陈师曾从同古堂刻木印二枚成，颇佳。

戊午（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一日记道：

下午同陈师曾往琉璃厂同古堂代季市刻印，又自购木印五枚，买印石一枚，共六元。

同年八月五日记道：

午后往琉璃厂同古堂取所刻印章二枚，石及工价共五元。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日记道：

午后往琉璃厂同古堂买墨盒、铜尺各二，为三弟。

这几则日记都写明同古堂。这是琉璃厂一家很有名的墨盒图章铺，地址在西琉璃厂路南。创始人是河北新河县人张福荫，字樾丞，精通篆法，仿古篆刻，名气很大，刻图章，也刻墨盒，是琉璃厂一绝。曾给藻文堂书铺主人王子霖刻一墨盒，上刻梁任公所书“龙飞虎卧”四字，十分精到。自己影印出版两册《士一居印存》。胡夔文《困知斋诗存》有赠他的诗道：“厂甸两头张樾丞，手拈铁笔仿周秦。满腔中有燕郁味，不似寻常市上人。”熟人称张为“张老樾”，同钱玄

同很要好，钱文章中也曾提到过他。鲁迅先生说“刻木印二枚成，颇佳”，很可能就是他亲手刻的。因为是陈师曾代办的，陈当时既是教育部金事，又是书画篆刻名家，在琉璃厂有笔单，同琉璃厂的关系很深，熟人也多，同张樾丞关系很深，代张画墨盒画稿。《北平笈谱序》说：“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盒、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因为陈到同古堂找张樾丞刻印，他自会亲自动手的。他的店主要是卖墨盒，墨盒是北京琉璃厂的特产，而又以张樾丞所刻为个中翘楚。手中还有一个买自同古堂的破墨盒子，年来尚未失去，刻的是姚茫父的山茶花，花上立着一个正面怪鸟（按过去正宗画家，画鸟不画正面的，因其两目圆睁，面目可怖也）。边上一首五言绝句道：“压断千寻立，山茶一树栽。自时寒鸟舞，犹向雪中来。”刻得很有风格，但是否是张樾丞亲手所刻，那就不得而知了。他的儿子名少丞、幼丞，亦能继承乃父的技艺。

墨盒图章铺，还卖各种铜镇纸，方圈、圆圈的作叫仿圈，长的叫镇纸，上面也略事雕刻，或字、或画，再在上画填上石绿，十分好看。总之没有光面的。当然，你要买光面的订刻也可以。另外你买了之后，店中还可以代你刻上下款，即使不送人，你也可以刻上“某某制于都门，某年某月”，如“丁巳仲秋，戊午孟夏”之类，以资纪念。

厂甸的画棚，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吧。这是用芦席搭的棚子，里面挂满了旧中堂、旧对联，山水、花卉、翎毛、草虫、仕女、工细楼台、写意花鸟，真、草、隶、篆，宋元明清，唐、祝、文、仇样样都有，换言之，“画棚”也就是旧

字、旧画的临时营业处。地址在海王村公园北面，新华街马路西侧，东面多，西面少。另外就是土地庙里面各种空闲房屋中，但那已是在房中，不属于“棚”的范围了。新华街东侧最长的画棚由现在师大附中围墙起，一直可以延展到电话局门口，约略估计也总有三几百米长吧。

这些画棚，都是临时由棚铺搭的。北京过去的棚铺，是一个专门行业，就全国来讲，都是很出名的。他们用杉篙、竹子、芦席、绳子，根据地形，搭出各种各样的棚来。夏天搭遮阴天棚，是生意最好的季节。平时人家婚嫁、丧殡等红白喜事，找他们搭棚。厂甸每年的画棚，也是他们的好生意，届时沿新华街两侧人行道边，靠两面围墙搭起画棚，高约五、六米，宽约五、六米，成长条形，一路逶迤过去，连绵不断，中间每隔三、五丈隔开一段，留门可通，游人从一头进去，可以连续看下去。看完一间，又穿过一间，里面四周都挂满了旧字、旧画。不知哪里来的那么些破烂，看上去真有些使人叹为观止了。等你慢慢地看完了，走了出来，已经到了电话局门口的风筝摊上，原来大半条街在棚中已经走完了，这真是一种特殊的画展。人家说巴黎的画廊，世界闻名，那种地方，咱们没有去过；但是也看过不少名家的书画展览会，那滋味似乎总不如厂甸看画棚有劲，可能是因为那时年纪轻的缘故吧。古语说“千秋万岁名，不知少年乐”，难道真有点道理吗？

北京正月里的大黄风是很出名的。“七九河开，八九雁来”，虽说如此，天气仍然很冷。旧字，不比旧书和古玩，它要挂起来才能出售，如果露天设摊，就很困难，即使搭个架子挂起来，大风一吹，也要七零八落，不可收拾，何况让

游人在冷风中伫足而观，也要影响生意。所以卖旧字画的想法，想出办法来搭席棚营业，这样“画棚”就成了每年正月里厂甸应时的点缀了。厂甸正月里旧字画，也同古玩书籍一样，本是一项大宗。但以等级而论，大约是火神庙第一，土地庙第二，画棚第三。所谓“大棚”里的东西，在厂甸上来说都是些不值钱的。贵州姚茫父《弗堂类稿》有一首诗题道：

“过火神庙，求故书一无所见，惟胡人购珍宝者四塞，仅乃于庙隅得画摊，买金晓珠‘双凤’轴予归”。诗后自注道：

“晓珠名画，冒辟疆妄，故款识有‘水绘庵’”。又一首词题道：“鑒儿于厂甸收得旧扇，余所画‘一年好景君须记’二句，辛酉年作也”。姚茫父名华，是陈师曾同时人。陈师曾曾把姚所藏“后子孙吉”吉砖的拓本送给过鲁迅先生。这诗题、词题都是厂甸买画的实录。但象这类比较精的东西，一般都只能在书画店中或火神庙的画摊上才能买到，在画棚中可以说是绝对难以觅到的了。

按：以上三则摘自邓云乡著《鲁迅与北京风土》

（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其中还记录了鲁迅先生喜爱姚茫父书画笺的事，因郑振铎已有专文记叙，故未摘。鲁迅与北京琉璃厂同古堂篆刻铺有交往，这是实事，而同古堂刻铜名手应是张樾丞之弟张寿丞。姚茫父、陈师曾书画铜稿多经同古堂张寿丞刻制成铜墨盒、铜镇纸，甚至大型铜挂屏。兹录一九八五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载《刻铜艺术》一文如下：

《刻铜艺术》

旧京琉璃厂刻铜之精美是书画名家与刻铜高手合作创制的，因而受到人们欢迎。这种文人与工师相结合的传统如今还留下斑斑痕迹。东琉璃厂天宫阁陈列着落款民初书画家姚华书写的篆文、小楷墨盒。刻工粗糙，墨盒显然是仿制品。

当年陈师曾先生多次陪同鲁迅先生去琉璃厂同古堂。那同古堂刻工张寿丞先生与师曾、茫父是长期合作者。这三位创制的刻铜艺术品，蜚声海内，至今未泯。鲁迅先生曾购得一破墨盒子。姚茫父为盒面绘一正面鸟，两目圆睁，立于山茶花上，并书一绝句。鲁迅先生戏呼这不寻常的两目可怖的鸟为怪鸟，并赞茫父先生一反历代画家画鸟只画侧面的传统，长期将这破墨盒子放置案头。

请看姚茫父为刻工写的这段话：“古肆流衍家以资生，比栳枝骈，浸失其法。开国（辛亥革命）以来，张寿丞、孙华堂异军突起，不如寅生之起自士林，然其刻实有胜于前人。张、孙皆不能书，往往乞余。而绍兴姚锡久世擅此业，与余有素，又数劝奖之。已而，锡久以所刻进，则不异张、孙之伎，一时鼎足，定不可喜与软！”民初琉璃厂刻铜之盛，刻铜品之精，有赖书画名家姚茫父、陈师曾与刻工高手张寿丞、孙华堂、姚锡久比栳枝骈，紧密配合。至今民初琉璃厂刻铜品流向海内，其精品正如鲁迅先生称誉北京笺谱一样，早已成为“新古董”了。祝愿书画家走出书斋，与民间刻工紧密配合，创制出富有时代气息的刻铜精品，用古老的艺术装点琉璃厂。

郑振铎论姚华艺术

《访笺杂记》（摘）

引起我对于诗笺发生更大的兴趣的是鲁迅先生。我们对于木刻画有同嗜，但鲁迅先生所搜求的范围却比我广泛得多了。他尝斥资重印土敏土图数百部——后来这部书竟鼓动了中国现代木刻画的创作的风气。他很早的便在搜访笺纸，而尤注意于北平所刻的。今年春天，我们在上海见到了。他以为北平的笺纸是值得搜访而成为专书的。再过几时，这工作恐怕要不易进行。我答应一到北平，立刻便开始工作。预定只印五十部，分赠友人们。

.....

当我一天走进静文的时候，已在午后。太阳光淡淡的射在罩了蓝布套的桌上。我带着愉悦的心情在翻笺样簿。……清道人、姚茫父、王梦白诸人的罗汉笺、古佛笺等，都还不坏。古色斑斓的彝器笺，也静雅足备一格。又是到上灯时候才归去。

.....

淳甯阁。在那里，很惊奇的发现了许多清隽绝伦的诗笺，特别是陈师曾氏所作的，虽仅寥寥数笔，而笔触却是那样的潇洒不俗。……吴待秋、金拱北诸氏所作和姚茫父的唐画壁砖笺，西域古迹笺等，也都使我喜欢。

.....

他们的大胆的涂抹，颇足以代表中国现代文人画的倾向；自吴昌硕以下，无不是这样的粗枝大叶的不屑于形似的。

刻工实为制笺的重要分子，其重要也许不下于画家。因彩色诗笺，不仅要精刻，而且要就色彩的不同而分刻为若干版片。笺画之有无精神，全靠分版的能否得当。画家可以恣意的使用着颜料，刻工则必须仔细的把那么复杂的颜色，分析为四、五个乃至一、二个单色版片。所以，刻工之好坏，是主宰着制笺的命运。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西谛（郑振铎）记

《北平笺谱·序》（摘）

姚茫父先生继之作唐画砖笺、西域古迹笺，虽仅仿古不同创作，然亦开后来一大派。

近代刻笺名手首推山西张启和，居琉璃厂西门，陈（师曾）、姚（茫父）诸作皆出其手。张氏既逝，继起者有张东山、杨华庭等皆能不失本稿神采。

鲁迅先生于木刻画夙具倡导之心，而于诗笺之衰颓尤与余同有眷恋顾惜之意，尝数与余言之，因有辑印北平笺谱之议。

今日所见之诗笺盖略备于兹矣，俾中国版画史者，或亦有所取乎！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十二月 长乐郑振铎

“在民国初期的画坛上，……在北京的陈衡恪、肖憲、姚华……重要的画家们都有大胆的创新性的艺术劳动成果。”姚华（1876—1930）字（按：应是“号”）茫父，贵州贵阳人。他善于画山水、花卉，也能作古佛、仕女。他曾传摹敦煌千佛洞的壁画断片和唐的刻砖，付之版刻，很得到时人的喜爱。（原载郑振铎《近百年中国绘画的发展》）

郭沫若论姚华颖拓

规摹草木虫鱼者，人谓之画，规摹金石刻划者，能可不谓之画乎？茫父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传拓本之神，写拓本之照。有如水中皓月，镜底名花，玄妙空灵，令人油然而生清新之感。

叔老特加珍护，匪惟念旧，别具慧眼，知音难得。呜呼！茫父不朽矣。

叔通先生以茫父颖拓秦泰山残刻二十九字见示后。复赐观此册，书此数语志感。

一九五七年元月郭沫若

叔老重茫父，用意良可射，毡拓贵其真，颖拓贵其假。假则何足贵？君不见绘画摄影术虽兴，画笔千金价，况乃刻石辞，李斯所手写，真实逾苍籀，然则逼风雅。秦皇振长策，六合共一驾，斯实左右之功，不在且下尔耳。二千年不胜其规划，俗传好轻薄，至今犹未罢。对此自低头鸢鷀何足骂。

叔通先生命题。

一九五七年郭沫若（原载《贵阳姚华茫父颖拓》）

编者按：《贵阳姚华茫父颖拓》一书，是陈叔通编印的，郭沫若、马叙伦、林志钧、邵裴子等为此集题诗或题词。姚华之子姚鼐在分赠该书时附言道：“这本颖拓集是陈叔通先生为先父集印的。先父长于书画，更善作双钩、颖拓。他的颖拓精妙传神，墨光发于纸上，叔通先生与先父交深，最爱先父颖拓，每以先父颖拓流传不多，不见知于世为憾。今寄上颖拓印本一册，藉资参考，即请收存为幸。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陈师曾论姚华艺术

茫父颖拓精妙绝伦，往往于废纸零缣残画剩墨涂改而成，竟泐其涂改之迹。此扇即其一也，废物利用，点石成金矣！

丁巳天中前一日过其斋因题

为姚重光画秋草图并题

汉阙秦关夕照余，	当年曾此认模糊。
风霜猎猎飞萤散，	野烧荒荒落雁孤。
瘦影未同前殿柳，	艳晴空比上山芜。
秋灯梦断芳菲晚，	留补诗人感旧图。

为季常画对酒图并题

季常如头陀，
寂居萧寺中，
醉眼看醒人，
湛然托冥漠，
万古有此乡，
吾曾造君居，
伸纸促作画，
割据姚氏席，

踞者石未枯，
牵篱补霜菊，
荒荒瓦檐下，
君但骆驼坐，
孰为陈礼法，
嗟君必若此，
一别七八载，
其间所历览，
毒龙豁机牙，
涉念百岁后，
人羸群象中，
道胜安若命，
曩此鸱夷腹，
浊酒且自陶，

落拓颇自异。
终日惟取醉。
纷纷果何事。
隐几异天地。
游者得几辈，
相见若梦寐。
骤不了何义。
秃笔漫为戏（在姚重光
案上作画）。

植者叶已瘁。
佳色灿可珥。
磊落置国器。
宁有二豪诗，
况复奋袂议。
万感动孤泪。
烟莽各分轡，
零乱不省记。
白口嘲魑魅。
曼衍焉所暨，
天实司其秘。
成亏理无二。
岂为后人媚。
古语诚有味。

姚重光四十生日 为画山水便面

四十浮沉我似君， 不如意事日相闻。
何如此老山中住， 步出柴门闲看云。

题姚重光之长女銓 临薛素素兰花卷子

其 一

少年弄笔亦寻常， 死后看成八宝装。
玉折兰摧原共惜， 零缣留待阿翁藏。

其 二

玉鸾画妙托高寒（姚青娥嘉兴人，善诗，画有
《玉鸾阁集》），
不数金陵骆绮兰。
想见南游诗格在，（薛素素有《南游草》），
枣花风致耐人看。（銓所居曰：枣花轩）。

题姚重光山水画

其 一

好山到眼散千忧， 草稿真能尽意搜。
此境旁人不投足， 荒湾野水似同游（比喻重光
画孤峭生硬，与我同趣）。

其 二

石桥跨水似江南， 胜境荒寒得二三。
闲笔出棱山共瘦， 不须师法较青蓝。

题弗堂所藏仕女古画砖

蛾眉奇绝内家妆， 粉墨凋零想汉唐。
好古别开金石例， 弗堂双鬓费评量。

陈维凡将之美国 姚重光作画赠行

其 一

蚕丛故纸养闲身， 关锁倪黄一段春。
看到林泉清绝处， 不知有汉况知秦。

其 二

文思未尽画能抽， 堪羨吾宗挟此游。
别有胸中邱壑在， 任人啼笑说神州。